



澳門國際音樂節隨筆

李歐梵*

隨
筆

澳門國際音樂節隨筆



澳門歷屆國際音樂節多有安排在大三巴前地演出場景壯觀

*李歐梵（1942-），原籍河南太康，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榮譽博士，曾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講座教授。

隨筆

澳門國際音樂節隨筆

澳門國際音樂節演奏節目必有安排於莊嚴肅穆的聖堂舉行





澳門音樂節是審美旅程

澳門第17屆音樂節於10月10日〔2003年〕正式開鑼，我有幸受邀參加是晚歌劇的首演，並與文化局的特別計劃處官員交談。雖然這次訪問僅是走馬觀花，但仍留下深刻的印象。

澳門的文化中心（這次音樂節的主要演出地點）無論就設計和外觀，都遠較香港的文化中心出色。一位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的朋友告訴我：“澳門這座新蓋的建築物備受他的同行贊揚，而香港的文化中心卻早已成了笑柄。”除了演奏廳外，澳門的文化中心尚包括一座規模龐大的藝術展覽館，目前正在展出現代國畫大師傅抱石的作品。

然而更令我注目的卻是該館的另外幾項展覽，內容都與澳門的歷史有關，從水彩畫、鉛筆素描到老照片，早期的澳門風光盡在眼前，而這些早期畫家（如 Chinnery）和建築師 Smirnoff 都到過香港，但卻與澳門結下了情緣。我一面參觀，一面臆想：也許當年的香港和現在差不多，熙熙攘攘；而澳門山明水秀，卻是住家的好地方。

在澳門聽音樂，和香港的感受不同。香港人好熱鬧，各種社交活動辦得有聲有色，幾乎掩蓋了音樂會的原有意義。記得最近參加香港管弦樂團一年一度的募款演出，中場休息時的酒會近半小時之久，“貴賓”擠得水泄不通，杯觥交錯，似乎早已把音樂拋在腦後。但澳門音樂節首演前及中場的酒會則顯得冷冷清清的，雖然也是冠蓋雲集，但觀眾看來更迫不及待想進去觀賞演出。也許這又是我這個樂迷的“主觀”因素作祟。

我認為澳門音樂節的最大特色是：在近二十場的演出中，八場節目特別選在古老的教堂舉行，而且大多是免費的。在澳門文化局印製的厚達一百三十頁的節目介紹書首頁，就有下列字句：“各座教堂有着不同的歷史沉澱、不同的建築風格及不同的演出氛圍，觀眾不僅可在此聽美妙動人的音樂，更可通過視覺與聽覺的水乳交融，感受多彩多姿的審美旅程。”

可惜我無緣在教堂享受葉詠詩指揮的貝多芬交響樂、德沃夏克的安魂曲、羅馬尼亞大提琴四傑的演奏會等精采節目，但仍希望趕上最後一場的壓軸戲：譚盾的〈復活之旅〉，地點就在著名的大三巴牌坊，也是免費！即使收費的節目，票價也較香港便宜許多，所以港人乘渡輪來參加的也不少，據說還有從臺灣地區乘飛機來觀看歌劇的樂迷。

提到歌劇，我卻認為這次演出的莫扎特的〈魔笛〉不盡理想。這部歌劇我看過多次，包括大導演英瑪褒曼拍攝的電影。莫扎特的音樂當然無懈可擊，而且不失童真，可惜的是那位從美國請來的導演不夠稱職，很多好玩的場面都草草了事，幾樣略帶東方色彩的舞臺設計也未能善加利用。指揮是丹麥人，經驗豐富，但請來的意大利“國際交響樂團”卻奏來有氣無力。演員方面，我認為最出色的是演“鳥人”帕帕蓋諾的德國男中音埃德曼——原來有兩兄弟（保羅和彼德）同演此一角色。他們是歌劇明星 Otto Edelmann 的兩個兒子，都是男中音，各演一場，還在玫瑰堂演出一場“今夜抒懷”的二重唱音樂會。其父曾在卡拉揚指揮的“玫瑰騎士”中飾演歐克斯伯爵一角，名揚天下，虎父無犬子，兩兄弟家傳樂藝，與乃父先後輝映。

澳門乃彈丸之地，人口不到香港的十分之一，音樂節的經費當然也無法和香港的相提並論。然而澳門的主事者似乎知道如何利用世界各地的人材：這次音樂節的藝術總監是香港來的莫華倫，也是一位著名的演唱家，參加歌劇演出的還有來自北京的中央歌劇院合唱團和享譽國際的女高音黃英。而來自歐洲的兩個交響樂團——盧森堡愛樂樂團和漢堡的 NDR 交響樂團——實力都很強勁，尤其是後者的水準，遠在今春來港參加藝術節的法國國家交響樂團之上。當然大提琴家米夏·麥斯基更是年輕一代首屈一指的人物。據聞這兩個樂隊都要到上海演出，順道過境澳門，因此主辦當局也深得地利之便，以較便宜的代價換得高品位的演出。



我一直認為，澳門政府在文化方面的政策極富創意，值得香港借鑒。香港每年的藝術費用多少我不得而知，但在節目安排上不見得比澳門更多彩多姿。香港最令人遺憾的是沒有古蹟古風，非但古老的教堂幾乎絕迹，而且歷史文物的保存也顯得可有可無。

香港政府一意關注當前的經濟，卻不顧文化傳統，而澳門的文化局卻為了保存澳門的文化傳統而設，在這方面澳門政府真是煞費苦心，連一家老當舖也舍不得拆，而把它變成文化館。所以在澳門聽

音樂，才真正是享受藝術和文化的水乳交融，而不僅是娛樂而已（香港的相對機構叫作“康文署”——康樂在前，文化居後）。

在歸程途中，我翻閱澳門文化局出版的兩期《文化雜誌》，每期厚達兩百多頁，印刷精美，一期的主題是文化和老建築的保存，另一期的主題是澳門的天主教文化。兩期的重量超過一架小計算機，但我覺得比計算機更珍貴。這份文化重量壓在心頭，也使我對澳門更增添一份好感和敬意。

澳門聽“水樂”欣賞譚盾

澳門的第十七屆國際音樂節，於〔2003年〕11月2日圓滿閉幕，最後一天壓軸戲是譚盾的〈復活之旅〉，我被邀恭逢其盛，不勝榮幸。

譚盾的這齣根據巴哈〈聖馬太受難樂〉而譜寫“為人聲、水聲而作的合唱劇”，能夠在澳門古老的聖保祿教堂殘址——大三巴牌坊前演出，真可謂是天作之合；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大三巴更合適的地方，非但在教堂面前重演耶穌受難的故事是理所當然，而且譚盾的音樂集中西文化之大成（外加印尼、中國西藏、阿拉伯等文化元素），更應該在一個中西文化匯流之地澳門演出。可惜大三巴牌坊不近海，否則更為理想。香港本來也是一個很適宜的地方，但是已經找不到任何類似大三巴的廢墟，連舊教堂也所剩無幾了。

澳門以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但葡萄牙的殖民文化又和英國的不同，它似乎不重經濟和物質，所以在澳門沒有留下任何現代建築或金融系統；它令人感受到的是一種懶洋洋的文化精神，既有歷史和宗教的靈性，又頹廢得可以。甚至可以說，葡萄牙文化在海外殖民的同時，也被本地文化殖民了，它的產品就是一種自然的混雜（hybridity），但似乎又沒有引起甚麼種族紛爭，所以當今“文化研究”的理論家往往忽視了澳門，祇有研究文物保存的建築學家和我這種偶爾發懷古之幽思的都市漫遊者，才對澳門感到無比興趣。

演出之前，承蒙澳門中央圖書館館長帶我們這幾個香港過客，到民政總署大樓的老圖書館去參觀，古色古香，可愛得令人驚嘆，詩人也斯和我不同而同想到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s）——這位阿根廷的盲作家，以前也是該國圖書館長——他小說中所呈現的想象圖書館，恐怕就是這個樣子吧！我差點在二樓舊書叢裡發現他的“百科全書”，還有假地方的怪名字。圖書館前的露天前庭兩側各立一位葡萄牙詩人的雕像，賈梅士（Luís Vaz de Camões, 1524-1580）和狄若赫（João de Deus, 1830-1895），可能兩個人都來過澳門。我不禁欣喜若狂，雖對這兩位詩人毫無所知，卻被這個圖書館的魔力鎮住了。

從圖書館步行到大三巴（當然也忘不了到附近的佛笑樓去大啖一頓乳鴿），好像從一個古典世界走進另一個古典世界，前者的幽深和後者的明朗恰成對比。那晚當然更燈火通明，整個大三巴石階空地擠滿了觀眾（此次表演一貫澳門文化局與民同樂的宗旨，又是免費），晚間九時才開始，節目約一個多小時，在譚盾的指揮下，表演一氣呵成絕無冷場。我認為，〈復活之旅〉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和他為香港回歸所編寫的〈天地人〉這個失敗之作形成了另一個強烈的對比。為甚麼譚盾不經意地厚此而薄彼？

〈天地人〉大而無當，是一部由支離破碎的樂曲（包括為影片《南京大屠殺》所作的配音）勉強串聯



譚盾指揮演出“為人聲、水聲而作的合唱劇”（2003年11月2日晚間於澳門大三巴前地）



而成的華而不實的應景之作，糟塌了馬友友的大提琴獨奏；而〈復活之旅〉卻處處充滿了譚盾所獨有的創意，首尾主題連貫，“眾贊歌”（chorale）形式的運用，從合唱（韓國國家合唱團擔任，精確絕倫）到三個打擊樂手表演以水聲為主的變奏，逐次以奇妙的對位向巴哈致敬，令人折服。我本以為譚盾故意用水來作噱頭，聽後才體會到這非但是道家哲學和基督教精神的結合；而且更造成水的意象和聲音的神奇對比，舞臺上共置放十七個透明水盆，從平行到垂直兩個方向恰好構成一個十字架，於是把水的抽象隱喻化為耶穌受難的代表符號，效果極富戲劇性。

事實上，譚盾把握住《馬太福音》中最基本的人性元素，把耶穌受難宗教哲理化成一個情節動人的故事，而且以最簡單的人手——除了合唱和三位打擊樂師外，祇有女高音、男中音、小提琴

和大提琴手四人，兼演各種角色——達到最戲劇化的效果。觀後我突然想到和譚盾同時在 2000 年受國際巴哈學院委託作〈聖馬可福音〉的阿根廷作曲家高利約夫（Oswaldo Golijov），我曾有幸在波士頓聽過該曲的演出，它也是結合聖樂和南美的民間音樂，而且還在舞臺上載歌載舞，至今我還印象猶新。

高利約夫和譚盾都是“跨文化時空對話”的作曲家。譚盾甚至說：“我喜愛巴哈的對位法，不僅是音符與音符的對位，而且也是語言與語言、意象與意象、文化與文化的對位。”這一次他“對”得恰到好處，令澳門這個小城的市民為之鼓舞萬分，散場時場內熱烈的掌聲和場外依稀可聞的麻將聲混成一團，宗教和世俗也化成一片，恰恰足以體現澳門文化的風格。



譚盾“把水的抽象隱喻化為耶穌受難的代表符號，效果極富戲劇性。”（李歐梵評語）